

牧養

後現代青少年

蘇炳甘

一. 從現代到後現代

「後現代」這名詞誕生於廿世紀三十年代，直到六十年代才開始比較認真地使用。八十年代前，後現代思想在現代主義的陰影下，漸漸孕育成長，並對科學理性的現代社會有一定抗拒的表現；例如：支持「神死了」的神學觀，強調「相對論」，贊同「想做便去做」的論調，同意現代主義所提出「我思故我在」的哲學觀。這後現代思想的青年期，但被當時現代主義擁戴者排斥。現代主義者認為自己已經「找到了」，有責任成為現代主義、理性科學社會的「保護者」；故此，絕對不能讓後現代思想搞亂他們辛辛苦苦所創立的理念。我們可以從社會各階層看到後現代思想被戕害的例子。

記得中學時代，學校課程分兩大類：文科與理科。人人都想讀理科，因為被視為高人一等的科目，特別是

那些「硬科學」(hard science)，甚至瞧不起讀社會學與心理學，認為那些都是「軟科學」(soft science)，太感性，不屬於科學研究。作者並不是同意後現代思想，乃是指出現代主義沒有看到眼中的樑木，反要把後現代思想的刺拔出，但卻沒有成功。後現代思想不但沒有胎死腹中，反而茁壯成長，向現代主義的神——「理性科學」作出挑戰。這現象也普及教會。

二. 後現代社會中的華人教會

今天的華人教會，並不能夠稱為「時代性」的教會。大多數雖然披著現代文化的外衣，卻仍穿著傳統中國儒家思想的內衣，海外移民教會還加上一頂移民文化的帽子。後現代青少年在這種文化氛圍中，真有無所適從的感覺。另一方面在過往幾十年華人教會的生活都是強調

理解聖經，明證真道，而忽略個人感性的培養。大部份宗派甚至禁止在聚會中有任何感性的表現。神變得非常「客觀化」，福音成了「定律」，領人歸主都是以「護道學」講服對方。不能明白的傳達渠道(神蹟、奇事)便受質疑。信徒靈命增長的指標也在於他們是否有「做」靈修，是否有「守」禮拜或「做」禮拜，牧師講道多是「三點式」，以求邏輯分析，幫助信徒理解，於是興起許多「查」經班，聖經評判學者亦紛紛四起，各人以自己的論點去挑戰別人的見解。現代主義產生了很多「專家」、「領袖」，但因為忽略了人際關係，和人與人之間感情的培養，於是產生競爭，甚至鬥爭的情形，各人以自己為強，非常自我中心。

美國加州台福神學院「系統神學」教授陳愛光牧師指出，今天華人教會所謂兩代問題，不僅是年紀差距，

更是「時代」差異的問題(現代思想與後現代思想)，大部份廿五歲以下的青少年是在後現代主義孕育下長大，他們對信仰與教會持不同的觀點與角度；現代主義的教會，不一定能夠明白及滿足他們的需要。筆者不是贊同現代或後現代文化，但信仰不能與文化脫節。保羅在新約聖經談及很多與當時文化有關的事，道成肉身的基督，住在文化中，有血有肉，他不但沒有拆毀當時文化；相反，他尊重並肯定文化存在的價值。因此，我們必須瞭解今日後現代青少年的問題。

三. 後現代青少年的需要

1. 主觀感受：他們認為現代主義太高舉「理性科學」，以致忽略了個人主觀感受上的需要。後現代青少年認為客觀理解聖經真理，只是頭腦上的認知，不能滿足心靈的需要。他們希望能夠「親眼看過，親手摸過」(約壹一16)。後現代青少年追求感性上經歷神的同在，例如他們崇拜聚會的燈光極暗淡，各人可以在歌頌中盡情地向神傾心吐意。美國中部一個後現代青年聚會，不但沒有程序表，更不設坐椅，信徒都俯伏在地敬拜主。他們強調個人與神的經歷，比

客觀禮堂環境的裝飾更為重要。美國羅省一間教會(Mosaic)主日晚堂是在一所「夜總會」舉行，他們所強調是每一位崇拜者都以「心靈和誠實拜祂」(約四24)。很多後現代教會主日講台多以故事分享、個人見證、話劇演出以及音樂詩歌帶出信息，使會眾能夠「感受」信息，而不限於「明白」與「分析」聖經。教會亦以「分享小組」代替「研經班」和「查經小組」，意圖把重點從客觀聖經釋義(What does it mean?)轉移到個人主觀感受與應用(What does it mean to me?)。

2. 共擁知識：後現代青年人慣於「網聯合作」(Networking)，認為沒有任何人是「全知」，包括牧者，教會也不可能「以一概全」，故此領袖的角色是啟發(inspire)多於教導(instruct)，會友應該也可以一同帶領(co-lead)，這也是講座對談(Talk show)型式崇拜的基本理念。很多小組教會也擁有濃厚後現代味道，帶領小組查經者不是解經家，乃是藉著問題挑起組員分享，經過互動、互相學習，帶領者發問比作答更多，實行使徒保羅所說「存心謙卑，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」(腓二3)，各盡其職，建立基督的身體。後現代青少年的聯絡網延伸到教會之



外，他們不認同「會員制」，淡化「宗派界線」，希望能夠到不同教會去得到更多經歷。有一位青年人離開自己教會到一間美國人教會學習敬拜事奉，兩年後又回到原來教會敬拜事奉，故此牧者再不一定是他們靈命的唯一餵養，還有其他外面的牧者幫助餵養的工作。

3. 包容主義：為了瓦解現代主義所產生的「排外思想」，後現代青少年對任何思想、文化、信仰、宗教、種族都採取包容的態度，他們不一定完全認同對方的論點，但也不會以「優越」的態度排斥對方。北美後現代教會趨向「種族多元化」的教會(multi-ethnic church)。對於非基督徒，後現代主義的基督徒為免排擠這些人，把他們稱為「尋道者」(seekers)，意思是與基督徒同奔一路，只是他們失去方向。而包容主義強調在差異當中找出「共

通點」，他們認為基督徒應該讓不同背景的人感到被接納，經歷基督的恩典(例如同性戀者、犯姦淫者、異端教徒者)，實行耶穌基督所說：「我來不是召義人，乃是召罪人。」(可二 17)在後現代聚會中，信徒可以得到更大空間，不受外在的規條限制，甚至主日台上事奉人員包括牧師都可以穿短褲、涼鞋，而不會被歧視。他們相信：「人是看外貌，神是看內心。」(撒下十六 7)

4. 重視關係：在這「環球鄉村」(global village)，後現代青少年注重「群體關係」(community relationship)，他們經常建立「群體」(community)，強調增取機會多「接觸聯絡」(connect)，他們對教會的「聚會」(gathering)非常失望，因為太過「節目中心」(program oriented)。教會有很多事工委員會(commitees)，卻缺乏群體生活(communities)。後現代青年每天在網上作電腦「即時通訊」(Instant message)，同一時間與許多不同朋友對話。他們實在喜歡與友儕接觸聯絡，難怪在大街小巷我們見到無數「泡茶店」、「咖啡店」坐滿了青少年，一邊享受「波霸奶茶」，一邊與朋友閒談聊天，有些為了滿足這個需要，回家還到電腦的「談

心房」(chat room)繼續高談闊論。很多這類的青少年發覺教會太「表面化」、「目標化」，把人看成事工(project)，不是人(people)。使徒保羅對哥林多教會說「我就指望和你們同住幾時(林前十六 7b)，這也是這群青少年對教會的期望。最近一群離開教會的青年人開始一個聚會，取名「鷹巢」(Eagles' Nest)，意思是「倦鳥歸巢」，教會應該是他們的巢。

5. 彼此尊重：「平等」是後現代青少年的崇尚，也是每個人應有基本的權利。他們認為每個人由於個人的「獨特性」(uniqueness)，不論任何年紀背景與學歷，都可以有一定的貢獻，在相處間，不應強調地位身份，應該互相尊重，例如某間後現代教會牧者自稱為帶領牧師(Lead Pastor)，代替「主任牧師」(Senior Pastor)的稱呼，以此表明不分上下。執事們也被稱為僕人(servants)，正如保羅在林前十一 1 提到「你們該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樣」。換言之，我們的目標不是要高舉人，乃是要互相學習更像基督，保羅稱自己是「傳道人」，原文是「管子」(channel)的意思，所以他說，他從神領受，便可以傳給他人(林前十一 23)。同樣，教會需要尊重青少年從神所領

受的，而願意向他們學習。美國南加州出名的「馬鞍峰」教會尊重任何一位會友的恩賜與負擔，容許他們有不同事工的發展；主日崇拜後，大堂門口有幾十個事工介紹站，會友實在有平等機會去分享神的恩典，建立教會。

6. 注重過程：後現代青少年受「漸進式」的思潮(progressive philosophy)影響。他們常在一個「旅程」(journey)中，他們認為「過程」(process)比「產品」(product)更重要，他們不想「擁有」(possess)信仰，因為對他們而言，信仰是「動詞」，不是「名詞」，因此沒有成功與失敗。在這過程中，就好像保羅所說「弟兄們，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。」(腓三 13)，他們的目標不再是成功，乃是個人的「成長」，是不怕嘗試、不畏失敗的一群，因此有很多創意的事工。例如一群青年人自己組織星巴克咖啡店(Starbucks)中的查經小組，領人歸主。經過一年的努力，得救人數不多，但他們仍然繼續，從中也學到很多屬靈的功課。

7. 全人福音：現代主義建基於理性，以為可以靠科學解決人類一切問題，但經

過了二次世界大戰後，人對這理念起了質疑，後現代主義提到全人的需要，特別心靈醫治不能靠理性科學滿足破碎心靈的需要，故此開始追求內在的修練，重建人與神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。「靜默退修」(silent retreat) 便成了後現代青少年的屬靈操練之一，回復早期教父們的修道神學，後現代包容主義是可以接受天主教的靈命追求方式。筆者也參加這些聚會，一連幾天獨自祈禱、默想、讀經，得益不少。

四. 牧養後現代青少年

教會在廿一世紀後現代時期，必須正視這群青少年的需要。在北美有很多青少年離開教會，因為他們的需要被忽略。有一位在這處境的青年人對我說，「我必須離開教會才可以找到我的信仰。」正如 1517 年馬丁路德提出對教會傳統的質疑，這些後現代青年也期待教會能夠有一定程度上的改變，幫助他們留在華人教會，筆者有以下的提議：

1. 走在他們前面

為免這群後現代青少年誤入歧途，教會領袖、牧者、長執必須帶領他們認識後現代思想的漏洞與危險性，不能放棄真理、教義的教導，讓他們知道明白基督

徒不是「X」(未知數)的一代，因為耶穌說：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靠著我沒有人能夠到父那裡去。」(約十四 6)。換言之，耶穌基督是唯一的真理，是絕對的道路，牧者需要「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」(提後二 15b)，不能只講個人見證。對於異端邪說、犯罪非法之事，教會不能包容，要負起先知的角色呼喊，免得成了假先知，「說平安，平安了，其實沒有平安。」(耶八 11-12)。但由於後現代青年對理性講道不能感應，在教導中必須要加上很多實際生活例子與見證，藉著一些故事，把真理襯托出來。最有效的信息是生命的見證，以身作則。有一位韓國的牧者為了牧養一群後現代的職青，他一邊牧會，一邊去大學重修商業管理學，拿到碩士學位後，一面在社會工作，一面牧會，以身教影響那些職青如何帶職事奉，成為他們的「模範」(Role Model)，成了一個經驗表達(experiential-expression)。會友在他身上學到不只是成功的功課，更有無數失敗的例子。

2. 走在他們旁邊

在後現代教會中，面對牧者「權威」角色的瓦解，牧師們要能夠成為他們的「同

道中人」(co-pilgrim)，陪伴這群青少年同奔這條信仰之道。教會在架構上必須要有一定程度的改變，盡量減少「高層架構」，設立更多「權力平分」的組織。各領袖不被看為「屬靈偉人」(spiritual giant)，盡量溶入他們中間，明白了解他們的掙扎與需要，實踐「同在」的神學觀，包容他們一些弱點與失敗；正如耶穌基督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們中間，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」(約一 14)，容許青少年有更多的空間去發展他們的事奉與敬拜。

3. 走在他們後面

現代理性教會經過了多年的努力，但下一代仍感到靈裡非常貧乏，可能這是後浪推前浪的時刻，讓教會領袖謙卑向年輕的一代學習，放下一貫的傳統價值觀，在這新時代，學習後現代帶給教會的新言語、新音樂、新象徵，新的心態，重新調整過往舊一套的心態，提拔新一代的教會領導人才，使教會從而得到新的突破服事這一代的需要。「大衛按神的旨意服事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。」(徒十三 36)

(作者為美國加州台福神學院實踐神學副教授兼亞美事工部主任)